



單車環島

郭志明

有人說，台灣人要做的三件戶外活動，單車環島、登玉山、游日月潭，我終於在三月完成單車環島，補滿最後一塊拼圖。

2019/11/07跑完太魯閣半馬後，看到西屯分行辛經理也同日從台中出發，進行9天8夜的單車環島壯舉，是我所認識的彰銀員工中最先完成三項戶外活動。至此埋下單車環島的心願，只可惜covid-19病毒肆虐及退休前一年儘量不要請假，一直未成行。直到2021年9月看到捷x特官網公佈2022/02/26要從高雄出團單車環島，毅然決然報名參加。邀了幾位彰銀退休同事一起報名，因為團費單人房43,000元，雙人房37,000元，除了節省團費，兩人同行也有伴，互相照應，但最終只有我單獨成行。環島每日平均騎程約100公里，似乎長了一點，但細想上下午各騎50公里，

平均時速20公里計算，5小時應該可以完成。更何況這是環島豪華團，吃好住好騎好，只要有興趣騎單車，事前訓練一日能騎50公里，應該駕輕就熟。因此，每週末澄清湖練騎40公里，準備圓夢。

第一天 2/26 (六)

高雄—恆春 110公里
騎到恆春永保青春

一團37人，7：50在高雄世運主場館集合，我準時到，卻是最後一名，可見大夥有多興奮嚮往單車環島行。成員來自台北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各地，有3對夫妻檔，1對母女檔、1隊姊妹檔，一家三人檔，同屬車隊的雙人檔，同屬長榮海運但互不認識的單車愛好者。團員大部分是年輕人，4年級生6位，最大71歲，我是4年6班，四年級中最小的一位。其中一對夫

妻檔42年次，老婆騎電輔車，老公牙科醫生騎彎把公路車，最令人矚目。主辦單位提供平把型公路車及電輔車（加價6,000元），並負責維修及充電，團員也可以騎自己的公路車，但要自備零件，其中有五位成員騎自己炫麗彎把公路車。另外，隨隊備有兩輛白色保姆車，漆著「實現環台夢，探索新自我」，一輛裝輪胎等備用零件及水果、運動飲料、餅乾等輕食，隨時補充能量，另一輛供成員體力不濟或車況不好時乘坐。並安插五位年輕單車好手在車隊中，避免車隊拉長，隨時監控維持隊形，確保騎車安全。第一天熱身及為了讓隊員熟識，在年輕阿祥領騎下，時速控制在25公里內，主要培養團隊騎車默契，如何維持一路縱隊騎騎在公路。團騎公路其實風險大，尤其30餘位的大車隊，容易拉長隊伍，團員必須學習禮讓及快速超越等技巧，安全是單車環島最重要準則。

一路從左營往南騎，市區車多，時速維持20公里，第一個休息站設在世貿展覽館，不是高雄的團員覺得非常新鮮，紛紛拍照留念，我是老高雄反而比較習以為常。坐在保姆車上的領隊選好廣場前的巨型鯨魚當背景，當團員騎車通過時拍下美照，這也是主辦單位用心經營之處。大隊沿著88快速公路下方的平面道路往南走，兩輛砂石車等在下交流道的十字路口，37輛單車擠滿慢車道，我回頭一望，五顏六色的車衣非常醒目，但因疫情關係，每人戴口罩，加上太陽眼鏡及安全帽、袖套，全身包得緊緊，實在滑稽好笑。陽光下，即使寒冬冷冽的二月天，每人依然汗流浹背，大卡車司機探出窗外，伸手向我們比出一個讚。看到左邊車友騎著捷安特T專業級跑車及印上Australia的紅黑兩色車衣，不禁問起是不是騎過澳洲？不騎不相識，

原來他是在統一企業服務的Jackie，事前聽過統一企業財務長在line上提起，他們的單車隊有人參加這一團，真是有緣。事後才從Jackie口中得知，他們的車隊叫「這隊騎很慢」，講了幾年說要環島，始終無法成行，最後他只好拋磚引玉，找個業務空檔請假，先行環島。有了同好，這次環島一定好玩。

午餐在潮州牛大福餐廳用膳，週末的餐廳擠滿饕客，主辦單位早已安排，留下騎樓空間擺滿37輛單車。這團共有五人不吃牛，主辦單位特別用心加點豬肉餐，讓隊員飽餐一頓，利用午餐同桌團員自我介紹，彼此了解環島的動機。飯後有人到附近冰店品嚐馳名潮州的燒冷冰，我則稍作休息養精蓄銳。

南台灣的午後即使是二月的寒冬，依然像秋老虎般炙熱，騎到又寬又直的屏南戰備跑道，領騎開放二公里競速，此時隊員大顯身手，腳踏風火輪，爭先恐後，時速來到35公里，是當日行程最快最過癮的時刻，領隊也在路邊拍下每人衝刺的鏡頭。車速快慢不一，隊伍拉的很長，有經驗的阿祥在下一個紅綠燈就將車隊集結完畢。來到枋山7-11補給站，四週的欖仁樹正吐露新芽，時近下午4點，比原訂進度慢一些，阿祥說接下來的這段沿山面海的屏鵝公路紅綠燈少，速度加快，只要不超過領騎即可。沒想到領騎換了一位身形嬌小的年輕女性，體力充沛，輕鬆騎在前頭，我努力踩著踏板，始終無法跟上，一個轉彎，眼睜睜看著她的身影逐漸消失在視野，或許是戰備跑道騎得過頭，體力尚未恢復。到達海口港休息站已經落後約500公尺，途中還被2位女性團員超車，看來這團暗藏高手。先到達的兩位女性單車好手走過來，好心提醒，我的踏頻太快，心跳

加速，體力消耗大，容易疲勞。騎在平坦公路，應該將前齒輪使用大盤，飛輪使用小盤，踏頻變慢，可節省體力，否則無法騎完9天8夜的行程。或許平時在澄清湖競速練騎，講求速度，山坡習慣使用中盤齒輪。然而快速踏頻的方式適合衝刺，不適合遠距離的公路騎騎，我虛心接受她們的建議，明天山坡及平坦公路試騎看看。

休息時，一旁牙醫老公忙著替老婆按摩，舒緩疲勞，真是鶼鶼情深，令人稱羨。正此時夕陽西下，海天一色，金色陽光灑在海面，波光粼粼，風景真美，難得有機會邊騎邊欣賞，簡直就像日本卡通影片灌籃高手單騎海邊的場景。一日下來騎了90幾公里，雖然喝了三瓶運動飲料，但大腿肌肉酸死了，只希望趕快到旅館休息。5點半，西邊天空僅剩一抹晚霞，天暗的好快，「莫道桑榆晚，為霞尚滿天」。領騎下達開啟前後車燈，終於6點20分抵達恆春怡灣酒店。做完體操，飢腸轆轆，吃了一頓豐盛晚餐。浴後洗完車衣車褲，隨即到地下室使用脫水機脫水，一般旅館很少附設脫水機，但為了做單車旅客生意，從善如流。脫過水的車衣放在冷氣房，隔日就會乾了。不到10點，向老婆報平安，早早就寢，睡個好覺，挑戰明日南迴公路最高點壽卡。



▲怡灣酒店前整裝待發

第二天 2/27 (日)

恆春—知本 110公里 人生有高有低才精彩

早餐後出發前，領隊拿出畫好彩色路線圖的黑板，重點提示，昨天的平坦公路只是試金石，訓練肌力與持久力，今日爬坡上上下下，考驗上坡耐力與毅力，以及下坡轉彎如何保持車距，煞車減速等技巧。南迴公路最高點壽卡，位於屏東與台東交界處，標高280公尺，不算高，只要記住九字箴言「一直踩，一直踩，一直踩」，應該可以完成越嶺，但只能使用70%體力，保留部分體力，因為後面還有三座小山等著挑戰。做完早操，檢查煞車、輪胎，水壺裝滿水，魚貫出發。經過昨日默契培養，隊員只要看到領騎伸出食指，就知道一路縱隊前進。

南迴公路由車城進入，車城位於恆春北邊，要回頭北騎約10公里。經過一夜好眠，體力恢復，騎在墾丁半島寂靜的鄉下，空氣新鮮，氣溫涼爽，精神特別好。今日正逢週日恆春舉辦單車環繞墾丁半島活動，沿途許多車隊紛紛超越我們，領騎阿祥總是禮貌示意讓他們超車，不要逞一時之快，比競速，畢竟環島要騎得久，騎得安全。過了車城國中，想起2019年4月在這裡首拍來自西伯利亞的白頭鶴，那段美好的賞鶴回憶浮現腦海。過了四重溪溫泉，開始往上緩坡，到達牡丹水庫休息站，大夥都覺得小試身手，躍躍欲試挑戰最高點壽卡。站在水庫的觀景台上，天朗氣清，惠風和暢，藍天白雲，景色秀麗，大夥紛紛拍照留下美景。

補充水分後，繼續往上騎，經過佳德谷植物園區，這個小小園區種植各類有機香草，山坡上的樟樹林正好是台灣藍鵲的

築巢點，5~7月藍鵲來此築巢繁殖，農場原住民主人在樹下放置剩飯水果招待這群稀客。往年我和老婆來這裡拍藍鵲，吃個美味的農場香草雞肉套餐，享受盛夏樟木林的清涼與香草茶的芳香，順便買香草茶包回家品嚐。看到連續彎路上坡20公里的指標，此時才是挑戰的開始，將飛輪換到最低速檔，時速維持10~15公里。看到同隊女騎士也是奮力踏著踏板往前騎，不服輸的心理，咬緊牙根，跟在高手後面騎就對了。正當氣喘如牛時，卻有人以25公里時速從左側超車，原來是70歲阿嬤騎電輔車，有了電力輔助，臉不紅氣不喘，一派輕鬆，羨煞人也，只是累了牙醫師的阿公，騎著跑車在後苦苦相伴。剩2公里到壽卡，雖然氣喘吁吁，應該可以完成，信心大增下，速度加快，轉眼超越同騎的女隊員，約莫10分鐘看到遠處有座原住民圖騰的二層樓建築物，我知道抵達頂點壽卡了，快樂心情難以言喻。停好車，約莫20分鐘最後一名的不老騎士也在體力最好的工作人員小黑陪伴下，完成登頂。此時天氣變冷，寒風中夾著細雨，領隊宣布可以到保姆車拿外套穿，以免著涼。這才知道原來有兩位隊員一位腿痠，一位拉肚子，坐著保姆車上來。還好是跟團，否則自行組團，沒有保姆車隨行，無法應付意外狀況。全員到齊，大夥在壽卡鐵馬驛站前拍大合照，同時拍個人照，預作這趟環島之旅的畢業照，還有人雙手高舉單車留下征服壽卡的美照。

午餐在大武的同花順餐廳享受美食，順便休息，因為下午還有48公里要騎，尚有金崙、太麻里的三座小山等著考驗。台9號公路靠山面海，因腹地不足，有些地段截彎取直，興建高架長橋，對於開車族而言，輕鬆愉快，邊開車邊欣賞海岸風

光。但對單車族而言卻是一大考驗，尤其2月下旬的寒冬，東北季風強烈呼嘯，逆風而上，難度更高，這就是早上領隊行前提示，要保留體力的原因，同時要留意橋墩接縫處，正面通過，不要胎面傾斜被隙縫卡住摔車。

好不容易頂著風騎過兩座長橋，在遠近馳名的金崙溫泉7-11休息站補充水分，品嚐台東當令水果釋迦，又甜又好吃。稍做休息，騎回臺9線，太麻里的最後一座小山就在遠方，大夥奮力踏著腳踏板，哪有心思欣賞黑夜來臨前的太平洋寧靜海面。過了太麻里溪，知名的台灣牛三姐妹餐廳在25公里時速中匆匆閃過。抵達知本東遊季溫泉渡假中心正好黑夜降臨，做完收工操，迫不及待想飽餐一頓。這一桌特別一點，因為6位4年級生加2位5年級生，總歲數超過490歲，名符其實的不老騎士桌，觥籌交錯，談笑風生中敘說今日得意成果。知本溫泉分成內溫泉與外溫泉，靠近森林國家公園屬於內溫泉，水量豐水溫高，過了橋屬於外溫泉。東遊季位於外溫泉，由農會經營，週日的SPA池還真多人，泡完45度的溫泉湯，滿身通紅，疲勞頓消。湯後到農會超市逛逛，看到貓頭鷹的陶器，喜歡賞鳥的我，愛不釋手，共買了7種不同造型，就當作環島行的紀念品。



▲南迴公路最高點壽卡鐵馬驛站

第三天 2/28 (一)

知本—瑞穗 121公里 騎到瑞穗，一切順遂

一夜好眠，5：50起床，走到陽台，山林暗淡，東方微白，太平洋的上空雲層堆疊，漸漸的雲端底層浮現一縷霞光，暈染大地金黃，趕緊拍照留念。不久天色大白，藍天浮現，白雲朵朵，真是美極了！

出發前領隊提示，昨日終極考驗已通過，今日是輕鬆平坦的快樂騎，好好享受花東縱谷的天然美景。第一站騎16公里來到卑南遊客中心，週一早上沒什麼遊客。沿著台9線，第二站來到脫線牧場，主辦單位特別準備初鹿牧場的鮮奶，一杯下肚，鮮美醇厚的奶香安撫挑剔的味蕾。離開車多的台九線，轉入鄉間小路，一片寧靜。此時傳來有一位女團員的輪胎插到異物爆胎，工作人員手機聯絡保母車，不用兩分鐘換上整組新輪胎，效率之高媲美F1賽車維修。來到瑞和舊火車站，現今的火車已經由新站進出，舊站仍保留供遊客遊覽。走上月台視野遼闊，正逢春耕前，大片水田綿延數里，數條田埂縱橫其間，白雲藍天倒映秧田，自然美景渾然天成，彷彿「綠樹村邊合，青山郭外斜」，令人驚艷。大夥擺上各種姿勢留下倩影，之前花東旅遊開車經台九線好幾回，卻沒想到這裡有遺世獨立的仙境，下次花東行別忘了來此一遊。再騎22公里，來到以池上米聞名遐邇的池上火車站前餐廳，午餐沒有大魚大肉，只有池上排骨或雞腿便當，配上

高麗菜、滷蛋、醬瓜及味噌湯，菜色簡單反而吃出粒粒分明的稻米香。

下午行程約55公里經過東里鐵馬驛站及春日派出所，黃昏時刻來到瑞穗的虎爺溫泉飯店。住二樓打開窗戶，迎面而來的是夕陽西下，晚霞滿天，正好先泡室內溫泉，輕鬆一下。晚餐時女老闆還特別介紹虎爺旅店的由來，原來飯店的後面是一座低海拔的虎爺山，上一代她爺爺經營時，來了一隻流浪貓不肯離去，因為貓像小虎，最後改名虎爺旅店，目前有三隻流浪貓住這裡。今晚比較特別，為了歡迎這群環島騎士，餐後舉行放天燈。台灣最著名放天燈地點是在新北平溪，沒放過天燈的我感到好奇又新鮮，每桌一個天燈，我在天燈寫下環島成功，健康平安。此時正值俄國入侵烏克蘭的戰雲密布，有人寫下世界和平。寫完祈願，點燃木精，火紅的天燈緩緩升起，隨風飄揚，黑暗中特別醒目，不久消失夜空，希望每人寫的願望都能實現。8：30到大眾池泡溫泉，這次記起阿祥提示，劇烈運動過後，先泡冷泉，再泡溫泉，讓肌肉鬆弛，紓解一日疲勞。

第四天 3/1 (二)

瑞穗—礁溪 80公里

5：50起床，天色微亮，遠山依舊沉睡山嵐中，走上昨夜虎爺女主人介紹來回1小時行程的虎爺山步道。來到半山腰，晨曦穿越雲層照耀大地，輕輕喚醒被裊裊雲霧環繞的山林。漸漸的雲霧退向山谷，歐洲哥德式建物浮現林間，四週寂靜，偶爾傳來幾聲鳥聲。眼看早餐時間快到，登不了山頂，趕緊折返下山。

領隊行前提示，今日騎乘僅80公里，因蘇花公路騎車危險，改坐火車，沿途可欣賞鐵路風光。



◀瑞和舊火車站前

微冷中出發，車隊在雲霧瀰漫的鄉間小路一線前行，白濛濛的一片，只能看到前車的尾燈，難得在薄霧裡騎車。回到台九線，一路青山伴我行，騎了18公里來到大農大富，綠草如茵綿延不絕，晴空萬里無雲，幾棵大樹前立著「Love TAIWAN」英文字母，搭配後方的穀倉與遠山，信手拈來都像明信片上美麗的風景。深呼吸幾口農場新鮮空氣，走到遠處的變電所，一隻緋秧雞突然竄出，令人措手不及，可見農場生態豐富就如名字「大農大富」。

正午來到花蓮火車站，單車交由工作人員準備裝上13:00北上的平快車，團員走到附近主辦單位的花蓮分店吃便當，順便以員工價8折買些單車用品。火車進站了，主辦單位特別向鐵路局包一整個普通車廂，一邊擺單車，一邊坐人。上了車，領騎發給每人好吃的花蓮麻糬當作下午茶，一開始大夥談笑風生，過了新城站，大部分團員進入夢鄉，東倒西歪。14:55抵達宜蘭站，每人牽一部單車下月台，忙中有錯，我竟然忘了放在行李架上的安全帽，走出閘門才想起，眼看火車已啟動，來不及了。我向工作人員說明，後勤人員立刻拿出一頂備用安全帽給我，而且不需付費。

再北騎10公里到礁溪，今晚夜宿山泉酒店不供餐，但提供頂樓無敵海景露台宵夜。打開窗戶，龜山島美麗身影斜躺在蘭陽平原的外海。我選擇先泡溫泉，再逛礁溪老街，吃完三星蔥油餅，再回到頂樓吃宵夜看夜景。8點時分老家在礁溪的大學同學來飯店找我，邊喝咖啡邊聊天敘舊，臨走時還送我礁溪蜜餞當伴手禮，度過一個溫馨的晚上。

第五天 3/2 (三) 礁溪—台北 80公里

一早霪雨霏霏，雲層厚，看不到海上的龜山島，出發前領隊發雨衣雨帽，以防半路下雨。這段北部濱海公路是大卡車必經之路，車多速度快，要特別注意行車安全，另外十分寮前的陡坡再次考驗體力。陰暗的早晨，沿著靠山面海的台2線，沿途大卡車呼嘯而過，車隊盡量靠邊騎，騎了15公里來到北關海潮公園，沉降地形的礁岩，海水打在岩縫，捲起朵朵白浪，只可惜陰天雲層厚，風景遜色不少。眼看小雨浙瀝浙瀝，我和四位團員穿上雨衣，領騎卻說按照他的經驗，這段路只要有人穿雨衣，自我犧牲，雨神就不再光臨。經過大里、大溪、石城火車站，來到赫赫有名的舊草嶺火車隧道南面入口，紅磚拱門刻著蒼勁有力的草體「白雲飛處」四字，隧道總長2,167公尺，是日據時代完成的單線鐵軌，目前化身為北台灣第一條單車隧道。進入半圓型隧道，地面平整，兩側泛黃燈光配上膾炙人口的臺灣民謠「丟丟銅仔」，冷風迎面吹來，好不舒爽。享受約10分鐘的隧道行，出口處拱門刻著「制天險」三字草體，顯示此處地勢險惡。說也奇怪，自從穿了雨衣，這段路卻沒有下大雨，沒有穿雨衣的團員向這我們幾位穿雨衣的團員道謝，我高興的在隧道出口處拍下穿黃色雨衣的照片。



►平快車上一邊坐人，一邊放單車

到十分寮之前是2.8公里的陡坡，從知本騎到礁溪一路平坦，看來又要咬緊牙關，接受考驗。然而經過壽卡的磨練，連續3晚泡溫泉，體力增進不少，只要跟上領騎的步調節奏，調整好呼吸，應該可以從容過關。最後抵達氣喘呼呼的不老騎士前後相差約15分鐘，真是老當益壯，全員到齊。

午餐在古色古香的樓仔厝吃小火鍋，冷冷的三月天，熱熱的湯下肚，吃得意猶未盡。飯後悠閒地逛逛吊橋、老街、火車軌道拍照留念。整裝後順著台2丙線騎往基隆暖暖區，突然聽到隆隆的跑車聲，接連20餘輛保時捷、馬莎荳帝、蓮花、賓利跑車正面高速呼嘯而過，讓人大開眼界，反差真是太大，一邊開跑車一邊騎單車，只能望車興嘆。進入基隆市區轉入臺5甲線，車多機車道窄，紅綠燈多，實在不好騎，經過汐止來到南港老爺行旅，離彰銀南港分行不遠。今晚不供餐，自行解決。



▲苗栗後龍鎮清海宮

第六天 3/3 (四) 台北—新竹 104公里

台北市區大眾運輸發達，自行車道大部分在人行車道，或與機車同道，車多路窄，昨日騎進台北市感覺對單車騎士不怎麼友善。轉幾個彎來到基隆河南岸的河濱公園，這才知道原來台北市的單車族有多幸福，單車專用道沿著基隆河、淡水河、大漢溪綿延長達30幾公里，沿途花木扶疏，一望無際的公園景觀，色彩艷麗的彩繪河堤，緩緩東流的河水，實在令南部人羨慕。行進間，一位穿西裝騎ubike的男子死命的踩著踏板超越車隊，一看就是上班族趕著到公司打卡，而我卻輕鬆的邊騎邊欣賞風景，享受退休後悠閒的早晨，不用再為工作忙碌。來到三峽祖爺廟前休息，品嚐當地的牛角麵包。午後在新埔農會休息吃冰，消暑一下。接下來路程比較單調，景色不如花東宜蘭的美麗。今夜住新竹福華飯店，和隊友Jackie逛城隍廟夜市，品嚐新竹米粉配貢丸湯。

第七天 3/4 (五) 新竹—台中 100公里 騎乘一百，脂肪掰掰

早上騎了12公里來到南港賞鳥區，一隻二層樓高的雁鴨雕像矗立在濕地，大夥紛紛往上跳，留下瞬間動態照片。走到水邊兩隻鴨子突然飛起，帶著嘎嘎叫聲，嘴喙尖端帶黃，一看就知道花東留鳥花嘴鴨，沒想到在這濕地公園偶遇，真是幸運。午後來到台中的巨大總部園區，單車停放區居然是前輪吊掛在鐵架上，非常特別。走進自行車文化探索館，沒有簡報室，而是巧妙運用三樓高的樓梯兩側半圓形牆壁當螢幕，沒有座位，席地而坐，解

說小姐向我們簡報自行車產業的現況及未來趨勢發展，只可惜未能安排參觀工廠實際運作。逛了紀念品店買了一雙車襪留念。今晚入住台中福華飯店。

第八天 3/5 (六)

台中—嘉義 95公里 騎到嘉義，非常容易

一早騎到彩虹爺爺的彩虹眷村故事館，色彩鮮豔的圖畫，塗滿眷村的牆壁與地板，看似小學生的天真無瑕創作，令人耳目一新，與老頑童紅通的作品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騎了19公里來到西湖糖廠吃冰，再騎18公里來到西螺大橋，紅色鐵橋橫跨濁水溪，全長1939公尺，1952年完工，是當時遠東第一大橋。騎在橋上，看不到盡頭，兩側河床開闊，幾何圖形的鋼骨陰影迎面而來，路平車少非常好騎，幸福的感覺油然而生。抵達南岸橋墩轉入橋下的河堤草地，由河底往上再看大橋壯闊無比，藍天綠草紅橋，美不勝收。

午餐就在西螺小鎮吃琴連碗粿，這家位於三角窗的老店座無虛席，點了碗粿及米糕，碗粿是用當地濁水溪米漿做成，白白Q彈，淋上醬汁，眾人都說好吃。我和幾位來自台南騎士感覺不怎麼樣，畢竟台南府城碗粿有瘦肉滷蛋及油蔥等餡料，已經習慣台南重口味，反而覺得平淡無奇。

飯後老街逛逛，信手走進一家古法釀製的丸莊醬油老店，店員親切招呼，中庭牆上掛滿製作醬油的老照片，大螢幕正播著製做醬油的流程，索性坐下欣賞，看完走入後院，擺設各種釀造用具及儲存的陶甕，覺得蠻新鮮。回到櫃檯，店員請我品嚐古早味的沾醬，我驚訝地覺得醬油怎麼試吃，原來是用一根牙籤棒沾一滴醬油，

含在嘴裡，一股黑豆發酵後的香味散發出來，舌尖滿是甘甜。再看這家店使用彰銀的台灣pay與信用卡，倍感親切，乾脆每種沾醬買一瓶，一共買了6瓶，宅配到家。事後老婆說三年不用買醬油了！

再騎41公里來到嘉義入住兆品飯店，晚餐在噴水雞肉飯餐廳品嚐赫赫有名的火雞肉飯及各式熱炒。正逢週末，圓環鬧區車水馬龍，到處是逛街的人潮，非常熱鬧，而且嘉義市政府在公園廣場舉辦音樂演奏會，吸引更多人潮。飯後吃碗綠豆冰，之後循著google map路徑走到嘉義分行，霓虹燈招牌點亮銀行外觀，有人在ATM提款。走回廣場，現場樂團正賣力演奏，歌聲響起，舞台前擠滿年輕樂迷，圓形燈光360度閃爍旋轉。選了一處人較少的草地，坐著、聽著、看著，不知不覺已經9：30，明日還有最後一程要騎，只好回旅店休息。

第九天 3/6 (日)

嘉義—高雄 109公里 騎到高雄，都是英雄

最後一天的行程，大家穿上淺藍色隊衣，早操後，那位從美國回台探親的隊友說他要先行離隊，無法騎到終點，因為今日約好朋友在嘉義會合挑戰武嶺，大夥投以羨慕眼光，並祝福挑戰成功。



▲西螺大橋

沿著台1線往南騎17公里，來到後壁火車站休息。女性團員一字排開在站前拍團體照，共有20人，表示這團成員女多於男。再騎50公里，中午抵達台南市安平區運河旁的周氏蝦捲總店，到台南就是要品嚐府城小吃，肉粽、米糕、碗粿、棺材板、擔仔麵、鹹粥、魚丸湯紛紛出籠，這家店的好處就是每樣菜都是迷你版，一應俱全，一次吃足。飯後4年1班觀光局退休的隊友贈送每人兩粒新化所長茶葉蛋，因為家住台南就不騎回高雄終點站。

沿著台17線往南騎，來到茄定情人碼頭休息，進入高雄市區，離左營主場館不遠了。之前經常在茄萣濕地拍冬候鳥，每次都是路過情人碼頭，沒想到這裡腹地廣又有遊艇碼頭，裝置藝術，風景美，只可惜下午三點多，太陽高掛還沒到西下，否則黃昏的風景應該更美。再往南騎到梓官五府千歲廟休息後，最終回到原點世運主場館。主辦單位發給自行車環台證明書上面附帶壽卡鐵馬驛站的畢業照，一切圓滿完成單車環島之旅，團員紛紛拍照留念，互道珍重再見。老婆開車溫馨接送，終於回家了！

晚上7點看到最年長的班長搭高鐵回台北時，在line群組寫下單車環島感言，我們共同成就了各自心中設定的目標，累積了許多甜蜜的回憶，也一起體會到生命的意義：「抱持理想，設定目標，保持平衡」然後「一直踩、一直踩、一直踩」，堅持下去，終究會達到目的地。相逢自是有緣，期待未來再度與大家相聚！

朝辭絢麗港都邊
千里環線旬日返
夾道犬聲吠不住
輕騎已過萬重山

看完後我激動的設下目標：一年內完成西進武嶺，五年後滿70歲再敘前緣單車環島一次，做個快樂的不老騎士。



下堂妻系列之一

復婚 - 中

葉子魅

五、少奶奶遇險

金玢的「啊？」，把那個女孩繞暈了，只好摸摸鼻子悻悻然地走了。

這個潘姨娘真是超級姨娘呀！一方面安排兇手準備今晚讓我上天堂；一方面又請丫鬟來找我救宇文少爺好和他上床。哼哼哼，我是傻了嗎？

金瓏將門關好後低聲說：「今天奴婢聽廚房的小廝說，老爺這次將宇文少爺打得很慘，全身鮮血淋漓。」

金玲哼了一聲，「誰讓他在成親夜打了少奶奶，又跑到潘姨娘房裡歇息？」

金瓏說：「奴婢想宇文老爺是怕少奶奶告到金大爺處，他是打給小姐看的。」

「好啦！好啦！我排好了。」金玢拿起手中寫滿了字的紙，「大家看看後，利用天色未黑，趕緊將自己負責的地區逛一下。我們以保護小姐為主，包圍圈不要太大，如果無法打敗來敵，就躲進小姐房

裡，我準備幾個陷阱，待會兒告訴妳們在何處。」

看到幾個女孩嚴肅的面孔，我才感覺似乎我的性命可能就會交代在這裡了。想想我來到這兒也不過一天一夜，怎麼好像已經過了一世紀了？

金玢對我說：「小姐，您在金府時，為防止二少奶奶打攪您的生活，曾經請道士在閨房外寫了一些符咒，您還記得內容吧？」

符咒？我哪記得呀？大概是前任的金大小姐魂魄離體已久，她的記憶我已經沒法全部讀取到了。

金玢繼續說：「不管有效沒效，小姐鬼畫符也好，只要能嚇唬賊人就好。」

我想了想，請金玲去廚房拿了幾根木炭來，當著這些女孩和宇文府給我的丫鬟面，我在這院子的圍牆上、樹幹上都寫滿了英文。唔，對於這時代的人來說，挺像符咒的。

我用木炭在圍牆上寫著英文：I was a teacher（我曾經是老師）、I do not know where this place is（我不知道這是哪裡）、I cannot survive with ignorance（無知讓我無法存活）等，這些英文現代國中生都看得懂，可是對這個時代來說，大概就是鬼畫符吧？另外，又在樹幹上寫滿了英文字母，夠嚇人了吧？

吃完晚飯四個丫鬟都換上黑色夜行衣，悄悄地從窗戶跳出去。我問金珩為何不走房門，她回答門前有人窺伺。

這真是一個很詭異的時刻，我們覺得有人要謀害我，可是看不出跡象，也不能像現代那樣，請警察保護。宇文家認定我是上吊自盡，故不會告官，也就沒有人來查看我的脖子。唉！這個時代怎麼那麼沒有人權？

有五個會武功的丫鬟保護我，我吃完晚餐洗洗就睡了。夢到我在黑板上賣力地寫著英文句法、苦口婆心地勸學生多背些單字，講到口乾舌燥之際，感覺有人猛拍我的肩膀。現在的學生越來越不像話了，竟然對老師如此不禮貌。

「小姐，小姐，您快醒醒，賊人攻進我們院子了。」

我睜開眼睛，金珩拿著鶴氅，慌張地催我：「穿上大衣，我們衝出去躲起來。」

外面有刀劍聲，我問：「怎麼整個宇文府都沒聽到我們這裡的動靜？放火吧？火光沖天就人盡所知了。」

金珩無奈地看著我，「小姐呀，就怕火沒熄我們就燒成灰了。」

我想起這裡好像都是木造房子，易燃性高，餽主意！我下了床穿上鶴氅，來不及問其他四個丫鬟，被右手拿劍的金珩拖著往外衝。

「站住！妳們來不及逃了。」兩個蒙著黑布的男子出現在我房門口，「拿人錢財，與人消災。有人要妳們的命，就怪妳們運氣不好吧！」

金珩將我推到身後，右手穩穩地拿劍指著賊人，「有種過來，讓姑奶奶送你們上西天。」

我呆呆地望著金珩，好大的口氣！行不行啊？別還沒出手，賊人就一刀刺穿我的胸膛了。再看看那兩個賊人，殺人就殺人唄，還講那麼多廢話做啥？如果他們一衝進來拿刀就砍，我早就一命嗚呼了，難道他們不知道多嘴誤事嗎？

金珩的話充滿了鄙視，那兩個人很不爽，真的就朝我們衝過來，我的老天啊！那把刀不是道具，刺進身體就是一刀兩洞啊！

我還在考慮要不要大聲呼救時，聽到兩聲刀劍入肉的聲音，只見眼前有兩把刀掉在地上，那兩個賊人向前仆倒。我嚇得尖叫一聲向後跳了兩步，金珩鎮定地仍舊拿劍指著賊人；只不過劍鋒改朝下了。

倒下的賊人身後冒出一個人手裡拎著一把滴血的劍，「可惡的混球！竟然想殺害弱女子！」

哇！太棒了！有大俠見義勇為救了我們這些弱女子了。

大俠天青色的長袍上沾滿了血，他殺了這兩個賊人後搖搖晃晃的，轉眼間也倒下來了。

「小姐、小姐，您還好嗎？」金珩的聲音滿是驚慌。

四個丫鬟都衝進來了，往我身上摸了好幾下，確定我沒受傷才放心。

金珩說：「小姐、金珩姐姐，對不起，外面來了好多人，奴婢四個幾乎應付不過來，沒想到竟然讓賊人溜進屋來。」

金珀看著屋內倒下的三個人問：「怎麼回事？」

金珩的氣色已恢復如常，她說：「兩個賊人殺進來了，後面有位大俠替我們殺了他們。」

金瓏問：「為什麼這麼多賊人？府裡不是落了鎖了嗎？」

金珩說：「我懷疑有人開了偏門讓賊人進來，而且將府內巡邏的家丁全支使到別處去了。姨夫人故意安排了一個偏僻的院子給我們住，這也就是為什麼賊人廝殺了一刻鐘，府內都沒人來過問。」

金珀走到倒下的三個男人旁翻看，突然驚呼一聲：「這位大俠不是宇文少爺嗎？衣服上血跡斑斑，咦？好像是棍棒傷。」

我胡裡胡塗地問：「啊？他是誰？」

金珩無奈地看著我，「您的夫婿！」

依金小姐的記憶，這個大俠曾在自己的成親夜賞了新娘子一個巴掌；可是如今他跑來殺了潘姨娘僱的殺手，還罵人家是混球。這個劇情如此曲折，我無法想像出一個合理的解釋。

「唉呀！好可怕呀！怎麼那麼多死人哪？」一聲嬌呼從屋外傳來，伴隨而來的大概是宇文府的家丁、護院吧？

金瓏無聲地向我傳達訊息：「潘姨娘。」

我看向金珩，她點了個頭走出門，我和其他四個女孩還是躲在紅木桌下。金珩出了房門，滿院子的雜聲忽然消音了。

潘姨娘說：「唉呀！怎麼有這種事呢？我一定要請老爺告官，好抓到殺死少奶奶的賊人。」

金珩冷冷地說：「誰說少奶奶被殺死了？」

「啊？怎麼少奶奶還活著啊？」

金珩輕笑了一聲，「潘姨娘很希望少奶奶被殺死啊？」

潘姨娘急急地說：「怎麼會呢？那賊人都死了嗎？」

「外面的賊人都死了，裡面有兩個沒死，等著官府審問找出幕後指使的人。」金珩答道。

潘姨娘急急地說：「那快把他們打死啊！萬一又暴起傷人怎麼辦？」

金珩笑著說：「沒受傷的賊人奴婢都不怕了，還怕受了重傷的？」

「這個、這個。」潘姨娘還在想說詞時，又有一大堆腳步聲傳來。

「老爺來了、老爺來了。」

我和四個丫鬟互看一眼，等老爺他們來救，我們早成屍骨了。

六、潘姨娘逃跑了

「怎麼回事？發生什麼事了？」一個幹練的聲音。

金珀說：「這是老爺的心腹蕭颯蕭大總管，金珩姐姐可能會請老爺進來說話。小姐，您回床上躺著，奴婢先架好一座屏風。」



只聽到金珩對宇文老爺說：「今晚來了賊人，意圖殺害少奶奶，幸虧奴婢等人誓死抵抗，賊人才沒得逞。」

老爺威喝：「蕭颯，你去查查賊人是誰放進來的？我們前院聽不到打鬥聲音，為何後院也聽不見，是不是有內賊？」

蕭颯大聲應了而後有腳步聲離開了我們院子。

金珩說：「裡面有兩個賊人還活著，請老爺派人抓起來看好；另外，少爺也在裡面，賊人為少爺所傷，可是少爺昏倒了。」

老爺急急又交代：「莫颯，你也聽到了，快請大夫幫少爺療傷，另外帶幾個人進屋，將那兩個賊人著人看好。」

金珩低聲說：「老爺，這件事另有蹊蹺，您可否進屋來讓奴婢細細說來？」

老爺也低聲說：「這是媳婦的屋子，公爹不好進去吧？」

金珩繼續遊說：「這件事不好讓太多人知道，少奶奶也不願宇文家的名譽受損。」

名譽對當官的重要至極，所以老爺立刻進屋，不過他還是帶了一位心腹嬤嬤一起進屋以避嫌。我雖坐在床上，但因有屏風擋著，禮數倒也說得過去。

金琥和金珀留在床邊陪我，金玲和金瓏出去招呼茶水，並關上了房門，免得讓院子的奴僕看到或聽到甚麼。

金珩說：「老爺，昨晚少奶奶是被賊人所害，偽裝成上吊。」

老爺對那個嬤嬤說：「曹嬤嬤，妳進去看看少奶奶的傷勢。」

曹嬤嬤從屏風轉過來後向我行了禮，「少奶奶，老奴看看您的傷口。」

金珀打開我衣服的盤扣，曹嬤嬤仔細地看了我脖子一圈後，向我行了禮去向老爺回覆。

「老爺，那個不是上吊的傷口，應是被人勒住了脖子。」

「砰！」老爺重重拍了一下桌子，「昨晚姨夫人告訴我，說少奶奶只是想家才上吊？她根本沒問大夫？」

唉！這個胡塗的宇文老爺，哪有新娘子因為想家而上吊的？您老爺也太天真了吧？

我對金琥說：「妳將潘姨娘和朱嬤嬤的話說給老爺聽，可是不能說是偷聽到的。」

金琥走出屏風說：「老爺，昨晚奴婢和牡丹園的朱嬤嬤同一間房就寢，半夜朱嬤嬤說夢話，好像是和潘姨娘商量要買兇殺害少奶奶。奴婢想這只是夢話不能當真，和少奶奶討論後，決定我們自己院子小心點即可，所以並未上報。沒想到，今晚真的就來了好多賊人，嚇死奴婢了。」

金琥的聲音顫抖顫抖的，聽起來嚇壞了。我在屏風內則笑壞了，金大哥給的這幾個丫鬟實在太有趣了。

老爺吩咐道：「將姨夫人、潘姨娘、朱嬤嬤帶過來。」

在等待的時間裡，老爺細細地問我的丫鬟有關賊人的事。丫鬟中最會說話的是金珀，所以金珀走出屏風，將今晚打殺的經過描述了一遍。聽了之後，我也才知今晚真的很驚險，如果沒有這些丫鬟，我已經不知死了幾次了。

金珩說：「老爺，奴婢們要感謝姑爺，如果不是他即時傷了那兩個賊人，少奶奶可能就凶多吉少了。」

老爺嘆了一口氣，「那個逆子今天被我杖責，傷口還沒醫治呢！剛剛他和賊人拼殺，不知現下如何？」

一陣輕輕的敲門聲，原來是莫颯回來了。

「如何？」老爺問。

莫彪回答：「大夫說少爺內、外傷嚴重，不過敷些藥、躺個十來天，外傷就可以痊癒了。大夫說少爺受傷力氣不足，他傷的那兩個賊人不致送命，大夫也幫他們包紮了。我已問出賊人是朱嬈嬈放進來的。」

又是一陣敲門聲，蕭颯也回來了。

蕭颯：「朱嬈嬈放了十幾個蒙面黑衣人從偏門進來，姨夫人將今晚巡夜的家丁都調到前院了，後院沒半個人。剛剛讓張護院帶幾個人去找姨夫人、潘姨娘和朱嬈嬈，應該就快到了。」

「老爺，不好了，」一個粗曠的聲音，「潘姨娘、趙姨娘和朱嬈嬈逃了，現下只帶回姨夫人。」

「老爺，妾身錯了，妾身不該聽那趙姨娘的話，隨意更動巡夜人手，妾身絕對沒有和賊人勾結，妾身是冤枉的。」姨夫人一進我的屋子就哭天喊地。

老爺冷冷地說：「就因為妳的愚蠢，差點讓少奶奶送命，妳還是冤枉的？如果沒有少奶奶帶來的幾個丫鬟，今晚不只少奶奶，可能整個宇文府都被滅門了。妳是姨夫人，竟然聽一個姨娘的話，隨意更動人手，宇文府不能留妳了。」

姨夫人哭聲中還帶著恐懼：「老爺，您饒了我這次吧？以後我一定好好顧家。」

老爺憤怒地說：「蕭颯，這是鑰匙，到我書房放身契的櫃子，拿出姨夫人的身契，明天發賣吧？」

姨夫人一聽，大聲尖叫哭喊，可是沒多久大概被塞住了嘴，被人拖出去了。

宇文老爺有夠狠的，昨晚還和姨夫人在床上做愛做的事，結果明天就要把人賣掉了，這個時代沒人權哪！

莫彪說：「大小姐也被帶出府了。」

老爺再下指示：「明天帶我的名帖，請廖知府追緝潘姨娘、趙姨娘和朱嬈嬈，請他們小心趙姨娘身邊的大小姐。」

老爺剛說完話，房門被猛力打開了，聽聲音好像是太夫人帶了一群丫鬟光臨了。

「發生甚麼事了？」

「娘，悅娘更動了值夜人手，朱嬈嬈開了偏門讓賊人進來，還好紫葳帶來的丫鬟能幹，將賊人幾乎全殺死了。來吳重傷了兩個賊人，他們已經指明主使人了。來吳的兩個姨娘帶著妳大曾孫女逃了，明天我們去追。」老爺的聲音充滿了沮喪與悔恨。

太夫人當場大哭昏倒，老爺命人抬了出去。

老爺隔著屏風說：「紫葳啊！今晚讓妳受驚了，明天我看看來吳的傷勢，如果無妨，我們陪妳回娘家。」

我趕緊說：「謝謝老爺！」

老爺離開前，交待家丁、丫鬟將我屋子裡裡外外打理一番，尤其是血跡斑斑的前院，雖然死人都已抬走，可是血腥味仍然瀰漫在空氣中。金珩則命夏絹和夏綃去準備熱水讓我洗浴，又讓春緹和春綵拿些水果點心給我吃。

一個晚上的驚慌懼怕，我幾乎心力交瘁，大家都離開我的屋子後，我仰倒在床無法言語。

金珩來到我床邊將我拉起來，一邊幫我梳頭一邊說：「少奶奶，我實在看不懂姑爺的行徑。依今晚的情勢看來，潘姨娘的所作所為與姑爺無關，可是一個執褲子弟，明明聽說手無縛雞之力，怎麼手起劍落一下子就砍翻兩個人？而且他說的話也與昨晚的行為差異頗大。」

其實我也想了好久，這個名義上的丈夫，本應該是個渾蛋，怎麼一場廝殺下來，竟成了見義勇為的大俠了。難道是宇文老爺一場杖責，將他打醒了嗎？

臨睡前，金珩再三囑咐我：「少奶奶，明天妳見到金大爺時，別忘了說要和宇文公子和離。這本來就是妳原有的想法，正好逢到宇文家有人要謀害妳，加上宇文公子成親夜竟然宿在姨娘院子裡。大爺知道了，一定會逼宇文家寫和離書的。記得呀！是寫和離書不是休書喔！」

明天回娘家，我是不是就留在金家不回來宇文府了？和離書和休書差別在哪裡呀？唉呀！頭好疼！睡醒後明天再說吧！

七、少奶奶回門

「小姐呀，金玲喊了您好久，您怎麼還賴床呀？」金珩的聲音在我耳邊迴響。

「小姐呀，您今天要回門，忘了嗎？」金珩持續喊著我。

回門？回金家？突然全身都醒了。

金珩準備了一套華麗的紅色牡丹蘇繡衣裙，幫我梳了飛仙髻，插了幾支鑲翡翠的步搖，髻邊貼了幾片光彩奪目的金鈿，我從銅鏡裡看出自己的盛裝打扮。

金瓏進屋來，催促我說：「小姐呀，快巳時了，去金府的馬車都在門口等著了。您和姑爺坐一輛，奴婢五姊妹坐一輛，宇文府的丫鬟坐一輛，還有兩輛載滿了禮品。」

我嚇了一跳，「回娘家駕五輛馬車？會不會太奢侈呀？」

「奢侈？」金珩擺弄我頭髮的雙手停下了，「小姐呀，您何時有這種想法呀？」

顯然以前的金小姐不會有這種念頭，我看看金珩，顧左右而言他：「為什麼妳們每次和我說話開頭都是『小姐呀？』」

丫鬟們互相看一眼，「大概是學小姐的吧？」

原來她們是學以前的金小姐啊！

當我們幾個穿戴好走出房門時，大總管蕭颯和幾個奴僕站在院子，看到我時，幾個人連忙上前接過丫鬟手中我準備給兄嫂、姪兒姪女的禮物。說來慚愧，這兩天忙著熟悉這個時代、這個環境，還擔心著有人要謀害我，根本忘了還有送禮這檔事；還好，前任金小姐都準備好放在陪嫁的箱籠中，金珩從中取出即可。回門禮物都準備好了，金小姐怎可能因想家而上吊呢？真不知該說姨夫人笨呢還是老爺蠢？

走到宇文府大門，已經有幾輛馬車停在門口了。我數了數共六輛，比金瓏說的多了一輛。小廝放好腳凳，我正要上馬車時，有位蓄鬚的中年人走向我。

「葳葳，」他一開口我就聽出他是宇文老爺，「來昊昨夜發熱昏迷不醒，今天沒法陪妳回娘家。家中沒有女主人，所以老夫陪妳回去可好？」

大俠可能因為救我，傷口裂開了才致發燒，我能硬把他拖起來回娘家嗎？反正我已下定決心不回宇文家了，誰陪我回娘家都沒差別。

我故作關心地問：「他嚴重嗎？請大夫了嗎？」

宇文老爺道：「白大夫一大早就來了，本想讓他也看看妳的外傷，可是白大夫說妳沒問題了；倒是來昊可能還要一、兩天才會退熱。」

打老婆的渣男，雖然救了我一命，可是不足以讓我留下來。

金珩改為和我同車，她在馬車上墊了厚厚的毛氈，「小姐，路上至少走一個時辰，您先躺著休息一會兒，快到家時，奴婢再幫您重新梳頭。」

昨晚賊人喊殺的驚慌恐懼，令我的精神與體力極度緊張勞累，剛躺下幾乎立刻睡著。

金家的大門比宇文家還高大，門楣上掛了隸書體「尚書府」一塊燙金匾額。我們的馬車還沒到，金家的大門已經全部打開，梳著雙丫髻、穿著粉紅衣裙的少女分列兩旁，正中站著一位威嚴約四十歲的瘦高男子，他的旁邊則是一位略矮的年輕人，後面還有一些穿著漂亮衣裙的少婦。

金珩興奮地說：「啊！大爺和二爺以及大奶奶、二奶奶都來迎接小姐了。」

在宇文家時，丫鬟在明面上都喊我少奶奶，回到金家，就改稱小姐了。

金珩撩起門簾，金釧將腳凳擺好，我還沒下馬車，就看到宇文老爺急走到金大爺前行禮說：「金左侍郎。」

金大爺點個頭，沒有笑容地說：「宇文右侍郎。」

金大爺看到我下了馬車，他走過來說：「蕙蕙，妳回來啦？妳嫂子們等妳好久了。」

我是首次見到金大爺，可能以前的金紫蕙應該是被金大爺寵大了，我的心中突然湧起一陣心酸，雙腿一軟跪了下去，口中嗚咽地說：「大哥，您要為我作主啊！」

金大爺將我扶起低聲說：「進屋再說。」

我剛站起來，宇文老爺立刻來到金大爺的旁邊說：「金侍郎，犬子來昊生病無法下床，蕙蕙獨自回門受委屈了，請見諒！」

金大爺沒說話，旁邊走來一位身著錦衣長裙的女子，兩手扶著我說：「蕙蕙，來，和大嫂一起到正廳。」

宇文老爺著急地說：「蕙蕙，妳心中有甚麼委屈，今晚回府後一定給妳一個交待。難得今天回門，好好地與金侍郎聊聊，別談那些有的沒的。」

我心中冷笑一聲，還回府？宇文老爺想得還真美！

金大嫂牽著我的手隨著金大爺踏進尚書府，宇文老爺頻頻回頭向我使眼色。我裝作沒看到，只是默默地看著四周的景色。

通過像屏風一樣的影壁後，尚書府內玲瓏精緻的花園呈現眼前，燦爛的繁花與翩飛的蝶兒在亭臺樓閣間隱隱約約展現，在成蔭的大樹與紅色的迴廊環抱下，古樸的正屋矗立在青石板路的終點。

進了正廳，金大爺夫妻先坐在主位，金珩告訴我回門時，應該是新人夫妻向長輩行跪拜禮；金紫蕙係金大爺夫妻撫養長大，他二人就是金紫蕙的長輩，所以向兄嫂行大禮。

我沒讓這個儀式進行，反而突然向金大爺跪了下去，口裡嗚咽地說：「大哥，宇文府有人要謀殺我，我不能回宇文府了。」

「甚麼？」金大爺暴喝了一聲，「宇文府膽敢如此？」

我的左邊傳來宇文老爺的聲音，「金侍郎，沒有這回事。只是成親夜，來昊和蕙蕙起了爭執，蕙蕙想不開想要上吊，結果被救下來了。」

金珩告訴我，雖然宇文老爺和金大爺都是是三品官，可是金大爺是吏部左侍郎，負責官員考核、升遷，宇文老爺則是戶部右侍郎。在地位上比金大爺低。

所以宇文老爺看到晚一輩的金家大爺，忍不住就矮一截了。

宇文老爺說話的聲音都在顫抖，我正要反駁時，右邊跪下了一人，我轉頭看，是金玢淚流滿面地向金大爺磕頭。

「大爺，成親夜當晚，宇文公子先給了小姐一個巴掌。後來宇文家的管事嬖嬖，又藉著各種理由支開伺候的奴僕，結果奴婢們被一群黑衣人迷昏後，有歹徒拿麻繩企圖勒斃小姐，幸好小姐福氣大，沒讓他們得逞。第二晚也就是昨夜，則有宇文家的姨娘們買兇想要殺害小姐，還好奴婢們持劍打退歹徒。大爺，奴婢說的千真萬確，小姐差點兒沒法回娘家了。」

金玢說完大哭，我則對她的表現目瞪口呆，說得實在是太精彩了。

我看左邊的宇文老爺驚慌地想解釋，可是金大爺根本不聽，「金虎，去請府醫，為小姐驗傷；金彪，拿我名刺，請祝太醫來一趟。梅渡，妳帶金玢她們扶葳威回房，等府醫檢查。」

在一場亂糟糟的場面中，我被一堆錦衣女子擁到後院，聽金大嫂梅渡的語氣，應該就是金紫葳原來的閨房。

到底是尚書之家，每個奴僕的動作都是輕盈迅速。我剛進了閨房，就有人幫我更衣，拆髮飾、梳頭，還有人遞來了熱毛巾，幫我擦臉、擦手，沒多久我就躺平在一張又大又舒適的床上了。

「大奶奶，朱大夫來了。」

「快請。」金大嫂說完又來到我床邊，「金玢，妳將小姐的傷口指給朱大夫看。」

當朱大夫看到我脖子上的勒痕時，倒吸了一口氣，他正要開口，金大嫂將所有人帶離我的床邊，並交代金玢她們服侍我休息。

昨晚沒睡多久，今天一大早就被挖起，又在顛簸的馬車上坐了近兩個小時，實在累得不行。所以金玢她們幾個幫我放下床帳後，我立刻就睡著了。

八、宇文公子是同鄉

金瓏說：「小姐呀，前天不知朱大夫在前院正廳如何說的，還沒等到祝太醫來到，宇文老爺就被金大爺給趕回家了。」

「小姐呀，恭喜您啊！聽說大爺讓宇文公子在三天內寫和離書來。」金玢喜孜孜地告訴我。

金玢說：「有甚麼好恭喜的？即使是和離，也是下堂妻，將來小姐嫁人時，都被看作是二嫁了。」

啊？我明明還是原裝閨女，怎麼就被列為再婚婦人了？前世我活到三十多歲仍然是未婚女子，如今不過才剛滿十五歲，已經嫁過一次了。

金瓏從外走進來說：「小姐，宇文府派人來談和離書，大爺二爺上朝了不在府，大奶奶問小姐願不願意到前廳的碧紗櫺後聽聽看。」

我們幾個靜悄悄地躲在前廳旁的碧紗櫺後，雖然看不到來人，倒是聽得很清楚。

「金大奶奶，我們少爺十分懊悔成親當天的舉動，希望少奶奶再給我們少爺一次機會，他以後一定痛改前非。」這個好像是宇文府蕭颯大管家的聲音。

「蕭管家，我了解宇文少爺的意思；可是和離這件事是我家大爺和宇文老爺說好的，我一個婦道人家，不便隨意更改。」金大嫂客客氣氣地說。

「金大奶奶，我們少爺對不起少奶奶，如果少奶奶堅持和離，他也願意寫和離書；只是在寫和離書之前，他希望親自向少奶奶致歉。」

到底宇文公子曾經在賊人手裡救了我，無論如何我也該親自謝謝他。我低聲和金珩說了幾句話後，她走出了碧紗櫥。

沒多久，金大嫂來到碧紗櫥，輕聲問我：「妳真的願意見宇文公子嗎？」

我低聲回答道：「大嫂，姨娘買兇殺我那晚，宇文公子自賊人手上救了我，我理應向他致謝。」

金大嫂似乎被混淆了，「成親當晚妳被宇文公子打了一巴掌，第二天他從賊人手上救了妳？」

我點點頭，金大嫂一臉茫然。

「好吧！妳隨我出去，看他要說甚麼。」說完，金大嫂牽著我的手走出碧紗櫥。

宇文公子的樣子比當大俠時好看多了，至少換了一身乾乾淨淨月白色的長袍，身上也沒有血跡滲出來；不過，看他趴在竹榻上的蠢樣子，我差一點忍不住笑出來。

「宇文公子，我們葳葳來了，有甚麼話你說吧！」金大嫂說。

「金大奶奶，可以讓我和葳葳私下說幾句話嗎？」宇文公子可憐兮兮地說。

金大嫂很為難，這個時代孤男寡女同在一屋，似乎有點傷風敗俗；不過，我是現代人，我是不在乎。

「大嫂，請妳們在門外稍候，我也有一些私下的話和宇文公子說。」

所有人都離開了，金大嫂不放心，將這個廳的窗戶和門都打開，只不過大家站遠了一些。這個舉動真讓我無言，一個趴在竹榻上受傷的人能幹嘛呢？

宇文公子仰頭看著我說：「妳坐那麼遠幹嘛？我現在傷痕累累，全身沒有一點力氣，妳是怕甚麼？」

我嘿嘿笑了兩聲，「大俠，謝謝你那

天晚上救了我。」

大俠沒理我反問：「妳院牆上的符咒是誰寫的？」

我的心猛然快速跳起來，這個時代不會有燒死巫婆的習俗吧？院子裡那些鬼畫符，被有心人士看到，是不是趁此機會把我推出去解決掉？唉呀！如果因此被燒死真冤哪！

大俠看我不答，繼續說：「那晚幾個賊人看到那些符咒，當場定住了。哈哈！真沒想到，只是幾句英文就把他們嚇得尿濕褲子，哈哈！真好笑！咳咳，我的背好疼啊！哪個渾球把這個身體揍得這麼慘？」

英文？大俠知道那是英文？

「你，你不是宇文來昊嗎？」我吃驚地問。

大俠瞄了我一眼說：「我當然不是，我聽到一個老女人和一個年輕男子聊天，宇文來昊應該是個渣男。我不太清楚我怎麼變成這個渣男的，我其實是…」

他突然住嘴，兩眼直視著我。

「慢著！妳屋外的英文是妳寫的，所以妳不是金紫葳對不對？」大俠指著我說。

大概是舉手的動作誇張了一點，牽扯到他背上的傷，大俠剛說完就痛得低聲咒罵不已。

我在驚愕之後，再看到他的癡樣子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。

大俠看到我大笑，也莫名其妙地笑起來；不過他不敢大笑，背上的傷應該挺不舒服的。

金大嫂、蕭颯和幾個奴僕從門口伸出頭來，大概是我們笑得太大聲了。他們不明白，兩個鬧著要和離的人，怎麼還能這麼開心。

我降低了聲音，將「復活」時發生的事，一五一十說給大俠聽。

「所以妳也是和我一樣是借屍還魂？」

我點點頭，「我得了癌症，算算日子也差不多該離開人世了。我最後的記憶是十幾個學生圍在我病床邊聊天，嘖嘖喳喳好熱鬧，當時心中還挺高興的。我想大概我聽著聽著就往生了吧？我沒印象怎麼停止呼吸的。」

大俠想了一下說：「我的身體一向健康，我也不明白怎麼就掛了。我記得周六早上和學校登山社的師生去爬山，那天還沒開始爬，我就輕微的頭痛，休息一會兒趕上隊伍後繼續爬。我記得在攻頂前一百公尺時，我頭痛欲裂。登山社指導老師陪在我旁邊，勸我留在當地休息，我正考慮時，突然覺得全身冰涼，接著就像停電一樣，甚麼都不知道了。」

我想起在醫院當義工時碰到的情況，我猜道：「你也許是心肌梗塞或主動脈剝離吧？」

大俠苦笑道：「反正都掛了，死因是甚麼已經不重要了。現在最重要的是我要如何面對目前的狀況。」

我將成親那晚發生的事告訴了他：「宇文來昊和金紫葳結婚那晚，跑到潘姨娘那兒去睡了。金紫葳在新房哭泣時，有人將新房內外的奴僕都支走，將金紫葳陪嫁的女孩們迷昏後，拿根麻繩勒死了她，並且假裝是上吊自殺。我就是那時候復活的。」

大俠問：「那原來的宇文來昊是怎麼死的？」

「大概是被打死的吧？」我想起來覺得有趣，「宇文老爺以為金紫葳是自殺，

擔心我擔任吏部左侍郎的大哥修理他，親自將宇文來昊打了三十鞭。我猜宇文來昊的體質虛弱，三十鞭打下來就掛了，你則在他身上復活了。」

大俠咬牙切齒地說：「好狠的父親，現在我的背上火辣辣的痛，原來是他打的。」

我笑著說：「也不能全怪他。第二晚潘姨娘她們買兇要謀害我，千鈞一髮之時，你持劍傷了那歹徒，救了我與侍女們之命。可能你牽動到傷口，結痂的背部又裂傷了。」

我移動到大俠趴著的身旁，拿出創傷藥說：「你是因救我才傷重的，我忘了謝謝你。這瓶創傷藥是金紫葳大哥給的，聽說是皇帝賜的，應該很有效。我幫你擦擦，也許背上舒服些。」

大俠告訴我，買兇那晚潘姨娘將他自祠堂搬進她的牡丹園休憩。陰謀啟動時，潘姨娘、趙姨娘等都出門監視事態發展，睡在後院的他才能聽到刀劍砍殺的聲音；如果他回到前院休養，那我們幾個真的就要香消玉殞了。

「那現在怎麼辦呢？」宇文公子問我。

我怎麼知道呢？兩個冒牌貨應該如何收拾殘局呢？傷腦筋啊！

～待續～

餘生

李映臻

從媒體報導看到幾位藝人相繼離世的消息，人生舞台，上台總有下台時，這是每個人的人生路，只是每個人的人生經歷風景都不盡相同，當人生謝幕來臨時，回想過往這一路的功過，心中難免多多少少會留下些許罣礙。浮生若夢，為歡幾何，其實一般人很難學會，不為往事憂，只為餘生笑。

從出生到老，就老這件事，是許多人都不同意想的未來，更何況歷經病痛及面對死亡。接受，是一件很不簡單的事，如果一個人無法正視自己的過去，那他活著的每一天都是假相。怎麼開心怎麼活，怎麼舒坦怎麼過，快樂之心看世界，感恩之心看人生，相信這個世界依然會給我們海闊天空的勇氣。

人生如天氣，可預料卻往往出乎預料，要讓自己有勇氣接受不完美。世道再難，也不要輕言放棄；有些辣，浮於表面，食之無味；有些辣，深藏於內，值得回味。獲得認同的道路，其實挺煎熬的，人處逆境，往往能認清很多人，看清很多事，憑心而行，後果自負，人生要美麗如畫，需靠自己彩繪。

一生擇一世，一世待一生，明白了生老病死，亦如春夏秋冬。雖然我們很難給生命增加時間，但我們可以給時間增加生命力，不想人生有太多的如果，只有學會知足，才能享受清醒的自由。幸福的時候就把心填滿，得之坦然，失之淡然；當我們老的時候，應該活的自然，而不是更成功。

校園閒步

鄧明雄

人說暑日無方菲，
園裡飄香數紫薇，
錦簇花團紅透紫，
心閒自在萬般美。

其二

秋分慢步校園來，
紅紫美人花盛開，
搖曳豐姿弄嫵媚，
抬頭一見難忘懷。